

战时谎言

Wartime Lies

LOUIS BEGLEY

路易斯·贝格利 著
孙法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战时谎言

路易斯·贝格利 著
孙法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Wartime Lies

LOUIS BEGLE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时谎言/(美)贝格利(Begley, L.)著;孙法理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8

书名原文:Wartime Lies

ISBN 978-7-5327-5441-0

I. 战… II. ①贝… ②孙… III. 传记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0703 号

Louis Begley
WARTIME LIES

Copyright © Louis Begley, 1991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ouis Begley c/o Georges Borchard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战时谎言
Wartime Lies

Louis Begley
路易斯·贝格利 著
孙法理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 姝
装帧设计 顾 禾

图字: 09-2008-747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03,000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441-0/I·3175

定价: 24.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献给我的母亲

假定有这么个人，面目可亲，眼神忧郁，身后已有五十多年岁月，在宁静的乡下过着大体愉快的生活。此人书呆子型；是你在优秀的出版社或当地大学里会遇见的那一类。他教学生怎样把各种文学进行比较，甚至可能是个文学星探，凡能揭露压迫和反人性的独特作品，他都能一望而知。有时他在晚上读拉丁文经典（毫无疑问他能翻译）。为了通过一切挡路的考试，他从大部头著作学拉丁文，到关键时刻总能胜利。做学问他一向不求甚解，幸运的是，他的理解力和记忆力颇为管用。《埃涅阿斯纪》^①他从反面读。他在那里第一次发现了一种文明的方式，可用以刻画自己为存活下来所感到过的羞辱。他的皮肤连黥刑的侮辱也不曾受过，可他的亲人和几乎所有的其他人都被那阵烈焰焚毁了，其中有许多人远比他有资格存活。

他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暗喻。他的家乡在波兰东部，并不是伊利亚城^②，可身穿黑衫的德国党卫队员却在那里用马鞭冷冷地抽打已然失去人形的老人，从而提供了皮洛斯杀害普里阿摩斯^③的准确画

面——面对那麻木不仁的镜头，争执不休的男女金发神灵到哪里去了？这种殴打他就见过。被打的人，已完全秃了顶，被迫跪在地上，棍子对准他的脑袋猛击。他双手被扭在身后，无法拭去满脸的鲜血。这种暴行是在为哪一位女神所受的屈辱复仇？给犹太老人安排这么好的用场，到街道上打扫阴沟，而且跪着，受到犹太民兵的监视——民兵的长棍随时可以敲打，这么细致的命令是主神朱庇特在愠怒时发出的么？

现在，他又玩味起了暗喻。埃涅阿斯到迦太基扮演旅行者的角色时，他那身为仙灵的母亲用云雾关切地缭绕了他，可他那双惊讶的眼睛仍然瞧见了被艺术地描绘在狄多^④宫殿的墙壁上的特洛伊大屠杀的画面。我们那人也不在战争结束后立即见到了第一本刊载了奥斯威辛、贝尔根-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图片的书么？那些眼睛呆望着镜头的奄奄一息的骷髅般的赤裸男女，那一层一层凌乱堆放的尸体，还有那一仓库一仓库的眼镜、手表和鞋，他不是都看见了么？他活下来了，可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带着小尤卢斯逃出特洛伊城的父亲埃涅阿斯还需要实现一个永恒不变的承诺：建立起不朽的罗马城。由于主神朱庇特的意志和他那舌头的拨弄，阿斯卡尼俄斯-尤卢斯^⑤就要成为恺撒家族的祖先。而我们那位受尽风浪颠簸

① *Aeneid*，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前 70—前 19）的叙事长诗。

② Ilium，小亚细亚古城，即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描写的特洛伊城。

③ Priam，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的特洛伊城的国王。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十年，终于以木马计攻破，普里阿摩斯被皮洛斯在祭坛边杀害。那壮健的青年武士残酷虐杀老年国王的场面是古典文学里最有名的凄惨描述。

④ Dido，传说中的迦太基女王：迦太基的创建者和王后，与埃涅阿斯坠入情网，被他抛弃后自杀。

⑤ 阿斯卡尼俄斯又名尤卢斯。

的、憔悴不堪的、失去亲人的学究呢？却发现他仍然见不到自己的命运。他所记得的场景都是噩梦般的现实，而并非神话。

他回避着关于大屠杀的书，在餐桌上也回避着关于二战中的波兰的话题，即使他的邻座是位美女，眼神预告着芬芳的安慰。他倒是细读了拷问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的叙述，设想着每一次的拷问。那人熬了多久？什么时候才叫喊出声，低下了头？只一会儿工夫或是在手指被折断之后？他将出卖什么人？那又是在多久之后？我们那人成了个丑行偷窥者。有时他就不清楚，在从他眼前经过的种种丑恶画面里自己扮演了个什么角色。难道每个孩子都须经历这样的演变？他也曾是孩子。难道这就是他那样的苟活必须付出的代价？

另一种亲和力却吸引我们那人靠拢了卡图卢斯^①，一座闪耀在黑暗水域里的灯塔。那人想象着诗人卡图卢斯在维罗纳附近的儿童时代，迷人的萨宾别墅，快速的游艇，还有陪伴他到罗马、在那里扶持他取得成就的温情的父亲。诗人爱上了莉丝比娅，美丽的色情狂的莉丝比娅。他不像一般男性爱姑娘一样爱她，而是像罗马人爱儿子和女婿一样爱她。可叹的是，对莉丝比娅的爱却成了一种疾病。卡图卢斯对莉丝比娅的爱胜过了对自己、对家族的爱，但是莉丝比娅却在家门口和小巷里跟他玩弄狡狴。即使有可能，诗人也不会希望她忠实了。他只想痊愈，好起来，把这剥夺他乐趣的疾病抛得远远的，Ipse valere opto et taetrum hunc deponere morbum……^②这诗句萦绕那人脑际已有多多年，他以为对卡图卢斯的疾病有深入骨髓

① Catullus（约前 84—约前 54），罗马诗人。他写给情人莉丝比娅的情诗在文学史上一向被认作最优美的抒情诗。

② 拉丁文，重复前句。

的了解。他也同样只希望结束那可厌的疾病，别的都不在乎。可是，这暗喻也落了空。他的病比那诗人深沉。卡图卢斯从没怀疑过自己天生是幸福的，善行为先，然后才是感官的快乐，*Benefacta priora volupta*^①。啊，诸神呀，听我的祈祷吧！*O di, reddite mi hoc pro pietate mea*^②！可我们那目光忧郁的人却相信自己像一条挨了打的狗，从内心出现了恒久的变化，那却是神灵也难以治好的。他没有可以回顾的善行。不过，他不会因绝望而哭号的，他倒不如反复念诵那诗的好。

他想到后来变成了那学究样的人的孩子。因为一支古老的歌，他就把那孩子叫做马切克。有礼貌的马切克，只要音乐奏起，就不知疲倦地跳起舞来的马切克。

①② 拉丁文，重复前句。

—

我是国会纵火案^①之后几个月在 T 镇出生的。T 镇是波兰一个小镇，大约有四万人口，大战前是波兰的一部分，属于奥匈帝国。我爸爸是 T 镇最好的医生，他有维也纳大学的毕业证，而那个当医院院长的天主教徒外科医生和爸爸的两个做全科医师的同事却没有。早在上中学的头一年爸爸就因为学习成绩出色而有了优秀生的名气，到他荣获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每年为全国最杰出的毕业生所保留的几只金表之一时，那名气又得到了肯定。何况他对病人还有满怀的关心与奉献精神。我妈妈是克拉科夫城的美人，年纪比爸爸小了许多，可她难产死掉了。他们的婚姻虽经媒人说合，但医生跟美人之间的爱情发展之快在我家已传为美谈。爸爸发誓要把剩下的生命奉献给对我妈妈的怀念，也奉献给我。这个誓言他曾在很长的时间里遵守。

我妈妈的姐姐比妈妈更美丽，她现在成了她家唯一的后嗣，更有钱了，大家都同意她别结婚，就连嫁给她现在成了单身汉的妹夫也用不着。在封闭的加利西亚的犹太富人之间，依稀流传过一些关

于她和一个天主教徒画家之间的浪漫故事。说是有过一次未遂的私奔，说是那画家随后的行动受到想象中的丰厚嫁妆的严重影响——我外公对她的男朋友的宗教信仰和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很生气，取消了嫁妆，对那人的想象产生影响的就是这个。要是别的女人，只要有可以接纳的漂亮而富裕的追求者（那些人的母亲和女性亲戚都会注意为他们物色新娘的），这事也很容易忘记。但是坦妮娅（那是我大姨的名字）却不希望那么放任自己。我大姨以性格倔强和脾气糟糕著名，对人很不客气，舌头厉害，从不饶人。有人说她就是她爸爸的女性翻版。谁都乐意跟他搭档做生意，但只要有点头脑而且了解情况的人，却是谁也不会认真考虑把自己或女儿嫁给他的。

何况我妈妈和大姨的弟弟几年前又自杀了，在她俩头上投下了关于家族的不幸命运和血统不佳的阴影。他没有被大学录取（那是波兰刚开始对犹太人入学执行限额招收的时候），而他却正和一个申请入学已被接受的姑娘谈恋爱。于是他把暑假日子消耗在了马背上，到我外公地产附近的森林里跑进跑出。可是，有一次他在出行时却遇见了意外的疾雷暴雨。他跳下马背，到树下躲雨。他牵着马的缰绳，为了让马安静，就去抚摩它的鼻子，亲吻它。闪电猛然在附近掣过，那马一阵慌乱，在我舅舅脸上一连咬了几口。那疤痕非常难看，姑娘似乎跟他疏远了。我舅舅不知道该怪大学生活分心事太多，还是该怪她厌弃了他，不知道哪一条更可恶。家里人曾作过努力，想在国外为他找所大学，但是，秋季学期还没完，他就在一

① The burning of the Reichstag,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发生火警，被新上台的代总理希特勒利用，后其被任命为正式总理。

个下午来到马厩，用两排子弹把那马和自己打死了。

于是坦妮娅就到我们家来抚养我，跟我们住到一起，给我爸爸建立起了一个家。

我们仍住在我出生的房子里——那房子是我妈妈婚后立即用嫁妆买来的，在T镇主街的一个花园里。我们家和爸爸的诊所占了一排，跟街道平行，一楼一底。跟我们家成直角的那一排，楼下住了一对中学教师夫妇，房门通向院子，楼上住了个文具仓库的老板，克拉梅尔帕恩和他的妻子、女儿。女儿叫伊雷娜，比我大两三岁，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她从不跟我玩——我爸爸认为那不合适。

跟每个到了刮胡子年龄的男人一样，克拉梅尔爸爸被人叫做帕恩^①——那是只有仆人、农民和体力劳动者才得不到的表示尊敬的音节。克拉梅尔妈妈则被人叫做克拉梅罗娃帕妮^②，或是里娜塔帕妮（在她的家人和亲密朋友面前）。而伊雷娜长大了大家就知道她叫克拉梅罗夫娜帕娜，或是伊雷娜帕娜，或者，由于波兰语喜欢对食物、饮料和名字使用爱称，也叫伊尔卡帕娜。

我们的起居室跟爸爸的书房是分开的。他在书房里一道宽大的带厚垫的白门边依顺序给检查室里的病人看病。那门附近有个陶瓷大火炉。晚上，我梦里那个方肩膀的巨灵怪有时就是从那道门或火炉和墙壁间的空当钻出来的——引火柴和我的一些玩具就堆在那里。我的保姆抱着那个老挺着身子尖叫的我，打开门进入爸爸书房那熟悉的天地，有时甚至把引火柴、小卡车、小铲子，一个个放到火炉前的地毯上，让我看那后面什么都藏不住，更不用说巨灵怪了。可那一切都没

①② Pan, Pani, 分别为波兰文中对男士和女士的尊称。

用，我越是尖叫就越是害怕。时间长了，她只好打发马车到餐厅或咖啡馆去把坦妮娅或爸爸接回来——他们有可能在那里。

那时候，坦妮娅跟爸爸大部分晚上都一起出去，我对生活里的妖怪之类的记忆就得我独自对付，而不是什么无忧无虑的时代的故事——那是以后坦妮娅在战争年代常常对我使用的说法。爸爸的出诊很早就可以结束，然后就跟我玩，玩到一定的时候又去跟那两个结了婚的犹太医生和他们的太太吃晚饭或喝咖啡。据说那家维也纳人经营的咖啡馆是在 T 镇兴旺起来的。只要到那里去就一定能找到朋友，不会早，也不会晚。客人常在那里留连，不然就去另一家有舞会的咖啡馆或餐厅。坦妮娅有时也来陪我爸爸，但更多的时候她总跟伯恩在一起。伯恩是 T 镇最有钱的犹太律师，一个受到器重的老单身。伯恩跟我爸爸相反，考究饮食，总以自己喝匈牙利葡萄酒与伏特加的惊人酒量自豪。他也是个舞蹈专家，在他来看坦妮娅时，坦妮娅为了不让我担心她走掉，有时就让他开了留声机跟她一起排练他的拿手节目：慢步华尔兹和探戈。

夏天，爸爸午睡醒来就去跟伯恩、天主教外科医生，还有一两个犹太医生朋友见面，打网球。坦妮娅常带我去看他们的球赛。有时下午还去河滩。河滩长条形，每个季节都是好不容易才留下一层厚厚的白沙。河滩一收门票就有了排他性。那里有沙滩椅、阳伞和可以调整的小木屋供买了票的人享用。只有较为胆大的人才敢冒险到急流里去游泳——游轻松的自由式，头露在水外。无论男女都戴橡皮白帽子。有些考究的人还穿芭蕾舞鞋般的橡皮白拖鞋，以免小石子硌脚，或脚底下沾湿。我爸也那样。我四岁时，坦妮娅和爸爸就轮流教我游泳。我学得很入迷，很叫他们放心。

为了维护我的名声，坦妮娅费了许多劲，但是 T 镇的人都知道我是个难缠的孩子，很麻烦。妈妈去世以后，奶妈还在我们家待过一年。继续请奶妈违背了坦妮娅的原则，说不定也违背了爸爸的原则。但是，奶妈一走他们却发现我不愿吃东西。于是进餐成了坦妮娅和我较量意志的活动。厨师、女仆、当时的护士，矛盾尖锐时甚至还有洗衣工，一律站在旁边伺候。胜利的总是坦妮娅。后来我就报复了，把硬让我咽下的东西吐了出来，无论那是什么珍馐美味与必不可少的铁元素、各种维他命的搭配。大便罐子也考验着坦妮娅和我的毅力。我跟那时受到良好教养的孩子一样，很早就受到大小便的训练。我很厌烦那训练。我三岁时，让我大便成了个复杂的程序。先是把罐子在厨房正中放好，让我坐上罐子，然后进行劝诱和威胁，看过我进食斗争失败的那圈人也来围观我的排泄斗争。坦妮娅有个保留节目，一套很管用的咒语：“快拉吧你，现在，一、二、三，我们在这儿等着看呢，快拉吧你，马切克，快拉。”鼓励失败就灌肠，连我自己都讨厌那气味。

有个小儿科心脏专家听出了我心律不齐，另一个专家支持了他。第三个却又不同意。我爸爸自己倒是没听出有什么杂音，却又觉得对两位杰出的教授的诊断不能不给予重视。他们都觉得我显然太瘦弱，神经太紧张。巨灵怪的梦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我的尖叫声塞满了房间。哪个护士也坚持不了几个月——她跟坦妮娅和我斗了一个白天，晚上还得跟我一个人斗。所有的护士都叫做帕妮，都是些戴眼镜的青年妇女，都是些口碑较好的犹太穷家小户的女儿，为了获得更高的教育出来打工挣钱的。坦妮娅喜欢把围巾、帽子送给她们，也喜欢在化妆和烫发上给她们出主意，让她们显得更美，

却又朴素得恰如其分。她们的袜子一抽丝她就骂，弹钢琴出了错她就纠正。这些年轻妇女全都胆小而紧张，但都很会给我念书，也很会教我念书。她们都感谢坦妮娅，也怜悯她（这么出众的女性，由于对家庭的爱，在 T 镇浪费着青春）。护士们离开我们家时我爸爸总给她们写推荐信。

然后就来了佐夏，是天主教外科医生推荐来的——我大腿上长了个疖子，是那医生开的刀，还回来给伤口换过几次绷带。他对我爸爸说，马切克需要的是接触我们波兰的神圣土地。我知道，要论热爱祖国和真诚的民族性格，犹太人里谁也比不上你和可敬的坦妮娅帕娜。但是，你家这样的好孩子不应该接受这些城市里的犹太女人的教育。那简直是丢脸。给他找个波兰人吧，大地的精英，马切克可以从她那里吸取力量。

对于这个推理思路和他那同行的社会地位，我爸爸不能置之不理。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上升。我们常听见爸爸用他那优美的男中音唱着威尔第的咏叹调，也常听见他哼唱纪念毕苏斯基^①军人事迹的进行曲。黄昏时爸爸带我出门溜达，我常常受到赞扬。受赞扬的可能是我那真正的波兰萨尔马特人^②的长相：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那时雅利安人特色在 T 镇还没走红，思古的幽情还指向黑海，因为萨尔马特战士部落是从黑海来的。他们手持刀剑在我们这圣徒的波兰定居了下来。除此之外，护士职位又空了出来，外科医生还有个人候补，正等着立即上班。

① Pilsudski (1867—1935)，波兰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波兰首任总统。

② Sarmatian，古时东欧地区维斯杜拉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一个彪悍善战的民族。

佐夏是德罗霍贝奇车站的站长助理的大女儿。德罗霍贝奇是个距离 T 镇五十公里左右的小镇。那位官员曾在那外科医生的军营里做过下士，后来又做过他的病人。佐夏在完成了中学最初几年课程后，就到一个糕饼店当了下手。她想找份工作。

她那金色的美让我心里充满惊奇。我感到自己的心被真正打动了。坦妮娅比佐夏高，琥珀色的头发也大体相同，这是肯定的。我还喜欢坦妮娅的香水和香粉味儿，也喜欢她穿的毛皮，她老喜欢向我讲解那毛皮，也让我抚摩着那毛皮玩。我也喜欢她那柔软的手和她那长长的灰白的指甲。但是佐夏却温柔又坚强。她一说话就笑，别人说话她也笑，脑袋往后一仰哈哈地笑。我跟她刚被单独留下，她就把我往肩膀上一甩，叫我抓紧她的辫子，随即使劲地跑，去逛花园——她一定是在上班前几天就谈好了工作的，因为我后来发现她的小皮箱和几个包裹早就安置在她的屋里了。那时覆盆子正好果实累累，她拿它塞满了自己的嘴，也塞满了我的嘴，然后告诉我那是她那年夏天吃过的最甜的覆盆子。她觉得鸟儿们一定很敬重我爸爸，这么好的果子也不来碰一碰。可我告诉她，在厨房师傅不打算采摘的时候，覆盆子是用轻纱盖着的，她又笑了，声音银铃样清脆。

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个默契，我做了好事，她就奖励我，让我骑到她肩膀上，还把盘在头上的辫子放下来，让我抓住。我做的好事包括：给我盛的食物我吃掉了三分之一以上，特别是没让她费多少劲就吃了下去；跟在她身后围着草地飞快地跑圈；在场院里的攀缘游戏架上来一个屈膝倒吊；午睡醒来不哭不闹；爸爸黄昏时要带我去散步，或在下班后要带我和佐夏一起去病人家访问，我早就穿

得干干净净地等着。

爸爸总是雇用同一辆出租马车，他信得过那车夫。那人把马车保持得特别干净。即使是到 T 镇以外的村里的病人家去，两匹马也总能一路平稳地小跑。我坐在爸爸身边，抓住他的手，佐夏坐在爸爸黑色的医疗器械包旁的活动座位上，面对着我，我的膝盖挤在她的两腿之间。我们来到农舍，爸爸忙着看病，她就去要一杯新鲜奶油牛奶。如果我喝下了，得到的奖励就是到仓库去玩，去跟牛呀、鸡呀之类的东西谈话。我就是这样学会了缓慢地抚摩母牛的脸，跟它们做朋友的，也学会了给鸡撒粮食，见到用链子拴住的狗从不靠近。

她对我的更重要的表现还有别的规定和奖励。现在，那巨灵怪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我屋里来了，躬到我的身上，所以我很怕上床。坦妮娅如果不出门，她就给我念书，她常常拒绝别人时间太早的邀请，这样她就可以按照她的承诺读完一章。在坦妮娅离开之后，我就叫佐夏——她让她和我的房之间的门开着，便于随时听见我的叫喊。我听见她那光脚板的声音心里就激动。她给我唱歌，如果我答应她唱完十首歌就睡觉，她就笑，把辫子打散，让我玩她的头发——她坐进我的小椅子，把头靠到床上，让头发在我的被盖上散开。我还可以把手伸进她的头发里，或把头发铺到我的脸上。她的头发很厚，有点轻微的肥皂味，佐夏自己的气味混合了肥皂和新鲜的汗味。我很少出汗，她就拿那奚落我。我们在花园跑过之后她就让我看她腋窝里有多湿。如果我不能按照我答应的话做，我就告诉她，她就叹气，就亲我，又叹气又笑，然后告诉我，我是她的白痴病妖精，她的噩梦。又让我和她为更多的歌和抚摩订立新的条约。

如果我愿意抚摩，我可以抚摩她的脖子和耳朵，然后她又把双手伸到我的睡衣里，抚摩我的胸部，肚子和腿，一直抚摩到我睡着。同时叹着气，笑着，因为我太瘦了，因为我太怕痒了，因为太爱她了。

爸爸关心起我每天晚上的幻觉来。我是不是受了梣木王^①好听的诱惑？我们俩决定找出巨灵怪，跟他决斗。我们一起取出我爸爸锁在书桌抽屉里的手枪。他让我看他怎样上好子弹。这样武装起来之后我们就走进宅子里的每一个房间。我们打开衣柜，在外套和其他衣服里戳来戳去，把抽屉里的床单桌布之类翻开来，樟脑丸的气味刺得我们打喷嚏。大白天的巨灵怪是什么样子，躲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到房客家去检查又太不好意思，而且弄得人家害怕也不好——我们的处境已经够麻烦的了。剩下的就是地窖了。地窖里有一桶桶的腌菜和德国泡菜，一罐一罐的土豆和甜菜，还有许多很大的空皮箱。这些东西我们都一个个地检查了——我打着手电筒，爸爸准备好开枪。坦妮娅开头就说我们什么都找不到，她就留在花园里看书。这一回她又对了。白天是看不见巨灵怪的。爸爸摸了摸我的额头，叫佐夏让我保持安静。我开始发烧了，几天后转成了百日咳。

我出生以后，每年犹太人的节日就是外公和外婆来看我们的时候。今年秋天节日来得早，住在T镇北边的S镇田庄上的外公和外

① Erlkönig，丹麦传说里的“小妖王”，在德国传说里是出没于黑森林里的一种坏妖精，诱人，尤其是小孩，使之死亡。